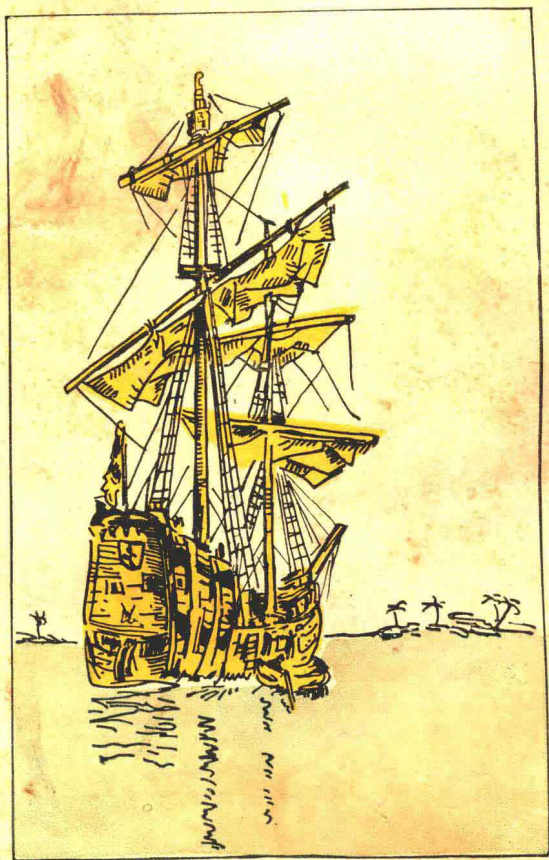


少年史地叢書

人類的故事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史地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用筆記體敘述各地之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及天然風景極饒興趣少年讀之最易得着史地上的常識已出下列各種餘冊續出

▲人類的故事上	▲世界探險家上	▲德國革命史	▲埃及及小史	▲羅馬社會史	▲蘇維俄羅史	▲德意志一瞥	▲俄羅斯一瞥	▲希臘一瞥	▲英國一瞥	▲意大利一瞥	▲澳洲一瞥	▲南美洲一瞥	▲南非洲一瞥	▲瑞典一瞥	▲緬甸一瞥	▲高麗一瞥	▲東三省一瞥
七角半	四角	三角半	三角半	二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四角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三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1675(二)

5-10-1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The Story of Mankind

Volume I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民國十四年十月初版

少年史地叢書 人類的故事(二冊)

(下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ndrik Van Loon

譯述者 沈性仁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人類的故事

下冊目錄

第三十九章	文藝復興·····	一
第四十章	表現的時期·····	一九
第四十一章	大的發見·····	二六
第四十二章	宗教改革·····	四六
第四十三章	宗教戰爭·····	六〇
第四十四章	英國革命·····	八一
第四十五章	勢力均衡·····	一〇二
第四十六章	俄羅斯之興起·····	一〇八
第四十七章	俄羅斯與瑞典之抗衡·····	一一七

第四十八章	普魯士之興起·····	一二三
第四十九章	商宗制度·····	一二八
第五十章	美國革命·····	一三五
第五十一章	法國革命·····	一四八
第五十二章	拿破崙·····	一六八
第五十三章	神聖同盟·····	一八四
第五十四章	大反動·····	二〇〇
第五十五章	國民的獨立·····	二一〇
第五十六章	機械時代·····	二三七
第五十七章	社會革命·····	二四九
第五十八章	大解放·····	二五六

第五十九章	科學時代·····	二六五
第六十章	藝術·····	二七二
第六十一章	殖民地的擴張與戰爭·····	二九〇
第六十二章	一個新的世界·····	三〇二
第六十三章	正如永遠是這樣的·····	三一五
附錄	英漢名詞對照表	

人類的故事下冊

第三十九章 文藝復興

人民因為有了生氣，所以又敢快活起來。他們設法保存以先比較老而更合式的希臘與羅馬的文明的餘燼，他們對於他們的成績很自負；所以他們將這個時代稱為文藝復興或文明的復活。

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政治的運動，也不是一個宗教的運動，乃是一種心理的狀態。文藝復興時代的人，依舊是教會裏順從的子孫。他們是君主的，皇帝的與公侯的子民，不敢哼一聲的。

但是他們的人生觀已經改變了。他們開始穿不同樣的衣服，——說不同樣的言語——在各家裏過不同樣的生活。

他們不像以先那樣將所有的思想與精力都聚集在未來的天堂上的美滿的生活上了。他們設法將樂園設立在地球上，實在說起來，他們的成功是很可驚的。

我已經警告你們很多次關於歷史的年，月，日的不可靠。人們將歷史的年，月，日，太按字面解釋。他們以爲中世紀完全是一個黑暗的，昏聩的時代。鐘上鐺的一聲，文藝復興時代便開始了；而那些都會與宮殿，便照滿了對於知識有熱烈的好奇心的陽光。

但是實在，歷史不能有這樣顯著的界限。第十三世紀當然是屬於中世紀的。所有的歷史家都是這樣主張。但是第十三世紀祇是一個黑暗，停頓的時代嗎？決不是的。人民非常的活潑。大的國家已經成立。大的商業中心也已發展。新建的高斯式教堂的尖塔，高高的聳出在貴族城堡的塔樓與市會廳的尖頂之上。世界上到處都在那裏活動。市會廳高貴的，有勢力的先生們，才覺出他們自己的勢力（藉着他們新得到的財富），便與他們的封建主在那裏爭奪權利。行會的會員們，才知道一件重要的事實（就是人多便有勢力），便與那些市會廳的高貴的，有勢力的先生們在那裏競爭。君主與他的尖刻的顧問們，便在這個擾攘之中坐收漁翁之利；因此他們到得了許多利益，便在那些吃驚的，失望的市會會員與商會會員的面前享受。

在黑暗的街道上不便再有政治的與經濟的紛爭時，有那些沿街唱歌的詩人在那裏說他

們的故事，唱他們的浪漫的，冒險的，有豪氣的，崇拜美婦人的詩歌，——點綴這長漫漫的深夜的沉靜。正在這時候那些年幼的人，因為進步太慢，心裏着急，便結隊成羣的往大學校去，因此便發生一段故事。

中世紀人民的心理是國際的。這種心理聽來似乎很不容易有的，但是你且等着聽我慢慢的講來。我們現代人的心理都是國家的。我們是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或意大利人，我們說英國話，法國話，或意大利話，我們都是到英國，法國，或意大利的大學去讀書，除非我們要學一種專門的學問，這種學問祇有一處可以教授，然後我們才去學一種別的言語，才到苗尼克，馬德里或莫斯科去。但是十三或十四世紀的人很少稱他們自己為英國人，法國人，或意大利人。他們祇說：『我是鮮非而特人或包爾鐸人或日諾阿人。』因為他們都是屬於同一個教會的，他們覺得他們有一種同胞的團結的關係。并且因為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會說拉丁話，他們便有一種國際的言語，這個國際的言語，可以取消近代歐洲所發展的使那些小國家立於極不利的地位的那種討厭的言語的障礙。我們祇要以愛拉斯摩斯為例，他是一位竭力鼓吹容讓與歡笑的主義的人，他在第十六世紀時著了幾部書。他生在荷蘭的一個小村上。他的書是

用拉丁文寫的，能使全世界的人都做他的讀者。如果他生在現在，他祇可以用荷蘭文著書了。那樣，祇不過五六百萬人能讀他的著作。欲使其餘在歐洲與美洲的人都能懂他的意思，他的出版人不得不將他的著作譯成二十種不同的言語。這樣，須費很多錢，我想一般的出版人再也不肯冒這樣的險，費這樣的事。

在六百年以前這種事情不會發現的。當時大部分人民還都是很蠢笨的，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但是那些能夠使用鵝毛管（筆）的困難技術的人，是屬於一個國際的文字的團體，這個大團體一直布滿了全歐洲，他沒有界限，不尊重言語或國家的界限。當時的大學乃是這個大團體的要塞。但是他們與現代的要塞不同，因為不是沿邊疆的。無論在什麼地方，祇要有一位教師與幾個學生聚在一處，這地方便是一個大學。這也是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和我們現代不同的地方。現在如果設立一個新大學，他的進行的順序（差不多都是一致的）是這樣的：有一位有錢的人，要為他所居的社會盡些義務；或某個教派想要設立一個學校，使他的有信仰的兒童們受一種好的監督；或者是國家需要醫生、律師與教員種種的人材。大學的初步就是存在銀行裏的一筆大款。這筆款子以後作為建造教室、試驗室以及宿舍等等之用。最後，請

幾位專門做教師的人，舉行入學試驗，這樣大學便開辦了。

但是中世紀的學校並不是這樣辦的。一個有智慧的人對自己說：『我已經發明一個大真理。我一定要將我的學問傳授別人。』無論他在什麼地方或在什麼時候，祇要他找到幾個聽講的人，他便起首講他的學問，如同現在大街上的講演員一樣。假使他講的有趣，許

多人便來聽他，站着不走了。假使他講的乏味，他們便聳聳肩膀，掉頭不顧的走開了。漸漸的有許多少年按着時候來聽這位大教員的有智識的講演。他們各人隨身帶來一本筆記簿，一小瓶墨水與一支鵝毛管，將他們視為重要的句子記錄下來。有一天下雨了。那位教員與他的學生們便退到一間空的地窖子裏，或到一間教授室去。這位有學問的人坐在一張椅子上，



中世紀時代的試驗室

其餘的少年都坐在地板上。這就是大學的起源，中世紀的大學乃是教員與學生的一種合作，那時候以『教員』爲最重要的，而教員用的屋子是極不重要的。

我將第九世紀時所發現的一件事情引來做個例。在那不勒附近撒拉拏的地方有許多本事極好的醫生。他們引了許多好習醫術的人來，因此在撒拉拏立了一個大學；這學校成立了差不多有一千年之久（直到一八一七年停止的），乃是專講那位希臘大醫生希保克列顛的學問；這位醫生在紀元前第五世紀的時候，在老希臘行過他的技術。

在十二世紀的時候，勃列頓尼的一位年輕僧侶，名叫阿培拉特，在巴黎開始講演神學與論理學。有幾千熱心的青年都到巴黎去聽講。但是其餘的僧侶們與他意見不同，走上前來解釋他們自己的意見。不久巴黎便充滿了一大羣喧鬧的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瑞典學生以及匈牙利的學生。在塞納河中小島上的老禮拜堂的附近便產生了那個有名的巴黎大學。又如在意大利的波羅尼亞，有一個僧侶名叫格萊梯恩；他爲那些要知道教會的法律的人編了一本教科書。那時候有許多青年的僧侶以及許多非僧侶的人，都從歐洲各處來聽格萊梯恩所講的道理。他們因爲要保護自身，不受都市裏的地主，店主與店主婦的欺負，便組織

一個團體（或大學），這就是波羅尼亞大學的起源。

後來巴黎大學內發生了擾亂。我們不知道這個擾亂是怎麼樣發生的，但是有幾個失望的教員與他們的學生渡過英倫海峽，在泰姆士河畔，名叫牛津的一個小村上，找到一個安樂的地方，從此牛津大學便成立了。一二二二年波羅尼亞大學裏也有同樣的分裂。

那些不滿意的教員（也有他們的學生跟着他們）便遷到帕多阿去，從此他們的驕傲的都市便可以自誇，他們也有自己的都市大學。西班牙的樊拉獨列特大學遷到遠方波蘭的克萊可，法國的普埃底大學遷到德國的羅斯他克，也都是這樣的。

我們的耳朵，現在聽慣了對數表與幾何的定理，聽了這些幼年的教授所教的，覺得有許多是荒謬的，這是當然無可疑的。但是我所要說的乃是這一點——中世紀，特別是在第十三世



文藝復興

紀，並不是世界完全停頓的時代。當時的青年都是有活氣的，有熱情的，雖然有些羞答答，但是心裏總是不安寧要發問的。在這個擾亂之中文藝復興便發生了。

在中世紀的最末的一幕閉幕之前，有一位孤獨的角色立在舞台上。讀者對於他不但應該知道他的名字，並且更應該知道他的詳細的歷史。這人名叫丹第。他是佛羅稜薩城內阿利埃列家裏的一位律師的兒子，他生在一二六五年。他在他的祖先的都市裏生長，正是那位有名的畫家吉鄂圖在聖十字教堂牆上畫阿悉西的聖法朗西聖像的時候。他每天上學去的時候，他的受驚的眼睛看見地上汪着鮮血的窪，知道教皇派（哥爾夫）與皇帝派（吉貝林）之間，曾發生了無盡期的可怕的戰爭。

後來他長大了，投入哥爾夫派，因為他的父親以先是哥爾夫派的人，正如同一個美國少年，因為他的父親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他也是共和黨員或民主黨員一樣。但是過了幾年，他看出意大利如果不能在一位領袖之下聯合成爲一個國家，一定要滅亡的，正如同其他無數的小都市因為紛亂的忌妒而被害的一樣。於是他變爲吉貝林派了。

他向阿爾波斯山那邊去求救。他希望有一位強有力的皇帝出來重新建造統一與秩序。

但是啊呀！他的希望空了。一三〇二年，吉貝林派被逐出佛羅稜薩城。從那時候起一直到一三二一年時，他在雷文娜的頹壞的廢址之中死了爲止，丹第便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漂泊的人。他在有錢的施主的桌上吃些麵包，這些施主要不是因爲對於這位窮困的詩人有過些恩惠，他們的名字早已被人拋到九霄雲外了。丹第在吉貝林派失敗的十二年之前，他爲了要一見那位可愛的昆亞德利斯（這位可愛的女子終結做了他人之妻），在阿爾諾河岸旁躑躅了多年；那時候他正做政治上的領袖，後來他在亡命的時候，他覺得當初那種地位和行爲應該加以辯護的。

他一生的



丹第

希望全歸失敗。他對於他所生長的都市很盡力。但是有人到一個腐敗的法庭上去告發他侵吞公款，法庭便判定他，如果他再敢回到佛羅稜薩城裏來，便要生生的把他灼死。丹第要對於他自己的良心和當時的人前洗白他自己，創作了一個想像的世界，他將使他失敗的情形說的很詳細。他又描寫那種貪婪，淫暴，和仇恨的不可救藥的狀況。將那美麗，可愛的意大利寫成了一個被邪惡，貪暴的君主所雇來的毫無憐憫心的傭兵的戰場。

他告訴我們在一三〇〇年耶穌復活節前，星期四的那一天，他怎麼樣在一個深林內迷了路，怎麼樣遇見一隻豹，一隻獅子和一隻狼，攔住他的去路。當時他以為是絕望了，誰知樹林裏忽然現出一個穿白衣的人來。這人就是羅馬的詩人，又是哲學家，韋琪。他是奉了聖馬利亞與昆亞德利斯的恩旨來的，因為那位高高在天上的昆亞德利斯，在那裏照顧她的真的情人的運命。那時候韋琪便領了丹第走過洗罪所，又經過地獄。他們越走越深，一直到了一個最深的坑裏，在那裏看見魔鬼立在中間，他的身子已經凍成了永不融化的冰，周圍都是些罪孽深重的人，奸臣，謊言者，還有那些專靠謊話與欺詐得到功名的人。當他們兩人還沒有走到這個可怕的地方之先，丹第在路上已經遇見了許多於他所愛的都市的歷史上多少占有位置的人。

皇帝，教皇，勇敢的武士，和欺詐的獲高利息的人，所有的人都在那裏受永遠的刑罰，或在那裏盼望末日的大赦，因為到那時候他們才可以脫離洗罪所，升到天堂。

這段故事是很奇怪的。這是一部十三世紀的人民所做的，所覺察的，所怕的，所祈求的各種事物的書。這位孤獨的佛羅稜薩的亡命客在這部書裏來來去去，他自己的失望的影子永遠追隨在他的後面。

但是注意！這位中世紀的悲愁的詩人的那扇死亡之門關上的時候，那位成為文藝復興第一個嬰孩的那扇生命之門也就開了。那人就是法朗西斯可不脫拉克，他是阿利索小城内一位公證人的兒子。

法朗西斯可的父親是與丹第同黨的。他也是一位亡命客，因此不脫拉克不是在佛羅稜薩城內生的。他在十五歲的時候，被送到法國的蒙不利埃去讀書，使他造就成為一個律師，如同他的父親一樣。但是這位少年並不願意做法律家。他最不喜歡法律。他想要做一個學者與詩人。因為他要做學者與詩人的希望比什麼都強，他居然成功，正合了『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他出去長途旅行，他在法蘭特，又在萊茵河沿岸的寺院裏，又在巴黎與里埃日以後又

在羅馬鈔寫古代的稿本。後來他又到伏克呂斯的野山中一個僻靜的深谷裏去讀書，做文章。不久他的詩與他的學問都非常的名，巴黎大學與那不勒王兩處都來請他去教他們的學生和他們的人民。但是他要就職去，不得不先經過羅馬。羅馬的人民聽見他是一位編訂已經為大部分人所遺忘的羅馬著作的名人。他們決定要慶祝他，所以不脫拉克在羅馬的古代裁判所裏，他們給他戴上了詩人的月桂冠。

從此以後，他的一生裏受了無窮的榮譽與賞鑑。他所寫的東西都是人民最歡迎的。那時候他們對於神學的辯論已經厭煩了。可憐的丹第，可以隨便遊他的地獄；但是不脫拉克所寫的乃是戀愛，自然，太陽，他從來沒有說起淒慘的事情，那種淒慘的事情好像是為前一代所專有的貨物。不脫拉克到了一個都市裏，所有的人民都聚集起來歡迎他，他們招待他如同招待一位凱旋的英雄一樣。假使他帶着他那位青年朋友，專會說故事的包卡秋同去，那更好了。他們兩人都是有工夫的人，都有極大的好奇心，無論什麼東西都願讀一遍的，他們在那些久已遺忘的，老朽的圖書館中從事搜尋，希望可以再得到些章琪或奧維特或路克雷西斯或其他拉丁古詩家的遺稿。他們都是好基督教徒。他們當然是的。因為以先人人都是好基督教徒。